

【美】罗斯·麦克唐纳著 黎鉴堂 马中平 译

The cover features a color illustration of a man and a woman in formal evening wear. The man, on the right, has a mustache and is smiling, wearing a dark tuxedo with a white shirt and a dark bow tie. The woman, on the left, has voluminous blonde hair and is looking upwards and to the left. She is wearing a blue dress with a dark floral pattern and a necklace with large, round, light-colored stones. In the background, a blurred figure in a red dress is visible, suggesting a social event like a party or dance.

恋 情
与
金 钱

南海出版公司

恋情与金钱

〔美〕 罗斯·麦克唐纳 著
黎荃堂 马中平 译

南海出版公司

恋情与金钱

作者 [美] 罗斯·麦克唐纳

译者 黎荃堂 马中平

责任编辑 张 桐

装帧设计 古 棕

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河北衡水地区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625印张 180千字

1991年3月第1版 199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

ISBN 7-80570-330-2 / I·116

定价 4.20 元

1

清早，塞普尔韦达象往常一样，汽车不多。当我沿着公路经过低处的山口时，一轮红日在青峦起伏的群山那边喷薄即出。一分钟过去了，又一分钟过去了，平凡的一天眼看就要开始了。一切都显得那样清新，那样赏心悦目，使人觉得，上帝又给人间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

我在卡诺格公园附近驶下公路干线，在一家咖啡馆前停下，以便不用下车就能吃 99 美分的现成早餐，饭后又驱车爬山，去伍德兰·希尔斯区塞巴斯蒂安的家。

基特·塞巴斯蒂安曾向我详细说明了怎样找到他的家，这是一座坐落在山坡上的锐角形的现代建筑。陡峭的山坡往下一直延伸到由于下了几场雨而开始发绿的高尔夫球场的边沿。

基特·塞巴斯蒂安没有穿上衣就出来迎接我。主人是一位 40 来岁的漂亮的男子，一头浓密的深棕色卷发，只有某些地方稍微有着斑白。他没有来得及刮脸，所以下巴上的短髭使他脸庞的下部显得不大干净。

“啊！您马上就来了，谢谢，”当我自我介绍时，他说。“我知道，这么早……”

“没什么，这个时间又不是您故意选择的。她大概还

没回家吧？”

“还没回来。我给您打过电话之后，又发现丢了东西，我的火枪和一盒子弹也不见了。”

“您认为是您女儿拿走的吗？”

“恐怕是。武器陈列框上的锁没有被撬坏，除了她没有别人知道钥匙放在什么地方，当然还有我的妻子。”

提到谁，谁就来了，塞巴斯蒂安太太此时出现在敞开的门前。她身材苗条，头发乌黑，嘴上涂着鲜红的口红，身穿艳丽的黄色亚麻布连衣裙。但这种美却又显得不太自然。

“请进屋吧。”她对我们两人说。“外面很冷。”

她用双手搂住自己，以便控制住全身的颤抖。

塞巴斯蒂安向夫人介绍说：

“这就是我给他打电话的那位私人侦探刘·阿切尔先生。”

他说话的口气有点奇特，虽然是在介绍我认识他的妻子，但又好象在向她提议订立休战协定似的。

她气冲冲地回答说：

“我知道了。进屋吧，咖啡煮好了。”

我坐到房里的长方桌旁，坐在他们中间，用精美的瓷碗不慌不忙地喝着咖啡。厨房打扫得十分干净，也十分宽敞。从窗外透射进来的阳光，使人感到有点炫目。

我问：

“亚历山德里亚会打枪吗？”

塞巴斯蒂安面带愁容地说：

“任何人都会，扣一下扳机就行了。”

“桑迪的枪法很好，”塞巴斯蒂安太太说。“年初海克特夫妇曾带她去打鹌鹑。应该说，我当时是反对的。”

“如果你反对，你当然要说了，”塞巴斯蒂安反驳道。“我相信，那次经验对她很有用。”

“她讨厌打猎，她在日记里就是这样写的，她憎恨杀生。”

“她会习惯的，至少海克特夫妇当时很满意。”

“你又来这一套！”

我没有让他们吵起来：

“海克特夫妇是干什么的？”

塞巴斯蒂安非常惊讶地看了看我，有点委屈，但同时又带着保护人的语气说：

“斯蒂文·海克特先生是我的老板。他掌管一个股分公司，我在其中。当然，他还兼做别的事。”

妻子说：

“其中也有你的份，但与我的女儿无关。”

“你怎么能这样说，伯尼斯？我从来不说……”

“重要的是，你这样做了。”

我站起来，绕长方桌走了一圈。他们站在桌子对面，夫妇俩显得有些惊惶和羞愧。

我说：

“当然，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不过说实话，我清早5点就爬起来并不是要充当家庭纠纷的仲裁人。我们最好把注意力集中到你们的女儿身上吧，她多大了，塞巴斯蒂安太太？”

“17岁，快中学毕业了。”

“学习好吗?”

“还可以，不过最近一段时间成绩不大好。”

“为什么?”

她凝视着自己的咖啡杯。

“不知道，”她最后回答说，但说话口气不太自信，好象甚至不愿对自己说似的。

丈夫插了两句：

“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切都是从她和这个疯子拉上关系之后发生的。他叫戴维，对吧？”

“他只是个19岁的孩子，而我们在这件事情上的所作所为才令人作呕呢！”

“什么事情，塞巴斯蒂安太太？”

她伸开双手，好象想拥抱整个世界似的，但后来又绝望地把手放下。

“和这个孩子的事，我们做得也不太对。”

塞巴斯蒂安说：

“她是想说，我没有按通常该做的去做，我只做我该做的事情。桑迪完全不守纪律了，经常旷课，白天跑去和这小子幽会，晚上到斯特里普或者天知道还到什么地方过夜。昨天晚上我到那里找到了他们……”

妻子打断他的话：

“不是昨天，是前天。”

“这有什么关系？”他的话音在她冷漠的非议下突然消失了，然后又变换了音区，几乎喊了起来：“我在好莱坞西区的一个最坏的场所找到了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互相拥抱。我告诉他，如果他不停止纠缠我的女儿，我就拿起武

器打烂他的头。”

塞巴斯蒂安太太冷冷地说：

“我的丈夫被电视迷住了。”

“你随便取笑我好了，伯尼斯，但是换个人也会这样做的。我的女儿已经和某个罪犯过起放荡的生活来了，我把她带回家并领进她自己的房间。我还能做什么呢？”

这次妻子没有吭声，只是慢慢悠悠地晃动着她那美丽的乌黑发亮的头发。

我问：

“您知道那个年轻人是罪犯吗？”

“他因偷汽车在区监狱里坐过牢。”

塞巴斯蒂安太太说：

“想坐汽车兜兜风罢了。”

“随便你说好了，但他不是第一次犯法。”

“您怎么知道？”

“伯尼斯在我们女儿的日记里读到的。”

“最好我也能看看这本了不起的日记。”

“不行，”塞巴斯蒂安太太说。“我本来就不应看她的日记。”她深深地叹了口气。“恐怕我们算不上是好父母，我是说我们过于粗暴了。在这方面，我的罪过并不比我的丈夫小。不过您并不打算了解这些细节。”

“现在不打算。”我已经对两人的争吵，互相指责和反指责，相互冲突和勾结，对于在谈判桌旁没完没了的闲扯感到厌烦了。“你们的女儿是什么时候逃跑的？”

塞巴斯蒂安看了看表。

“大概一昼夜之前。昨天早上我把她放出房间，她好

象平静下来了。……”

“她当时很不正常，”母亲反驳说。“不过我万万没有想到，她上学时，却根本不打算到学校去。到了傍晚6点左右，她还没有回家吃晚饭，我们才恍然大悟。于是和班主任联系，才知道她逃学了。但这时，天色已经黑了。”

她朝窗外看了看，好象此刻窗外已是黑沉沉的，而且从此永远这样。我随着她的目光望去，一男一女正在屋旁经过，他们双双都头发斑白了，好象就是为追逐这小小幸福而操劳和变老了。

我说：

“有一点我不明白，如果说昨天早上你们还以为她是去上学，那么你们怎么没发现她拿走枪支呢？”

塞巴斯蒂安解释说：

“她显然是事先把枪放进汽车的后背箱里了。”

“明白了，那么她是坐汽车走的喽？”

塞巴斯蒂安把身子探过桌子：

“所以我们特别不安。您在这方面是有经验的，那么看在上帝的份上，请告诉我，她要枪支干什么？”

“塞巴斯蒂安先生，其中一个原因是很明显的。您自己对她说过，您要用枪打烂她朋友的头。”

“但是她不可能把我的话信以为真。”

“为什么不呢？我就信以为真。”

妻子说道：

“我也是。”

塞巴斯蒂安象坐在被告席上的被告人，垂下了头。

他低声说：

“如果他不把她送回来，我对天发誓，我一定要杀死他。”

塞巴斯蒂安太太挖苦地说：

“这个主意再好不过了，基特！”

2

这对夫妇的彼此挖苦开始对我的神经产生作用，我请求塞巴斯蒂安让我看看他的武器陈列柜。他领我走进一间既是图书室又是武器库的小小办公室。

在镶着红木框的玻璃柜里，放着各种口径的枪支。从前放着双筒猎枪的地方，现在空着。书架上放着全套的畅销书、图书俱乐部的出版物以及许多枯燥无味的经济学教科书和广告心理学教科书。

“您在广告部供职？”

“在业务部，我是金得纳银行业务部主任。我今天上午到那里去，我们在编制明年的工作计划。”

“这个工作能等一天吗？”

“不好说。”

他转过身，打开武器陈列柜及柜下放子弹的箱子，都是用一把小钥匙打开的。

“钥匙放在什么地方？”

“在我的办公桌最上边的抽屉里。”他拉开抽屉让我看。“很明显，桑迪知道钥匙在什么地方。”

“但是，别人也很容易拿到它。”

“对，不过我还是相信她拿走了。”

“为什么？”

“我感觉到了。”

“她喜欢摆弄枪支吗？”

“当然不，如果别人教会您怎么使用枪支，您就永远不会象刚才说的摆弄它了。”

“是谁教会她的？”

“当然是我，我是她父亲嘛。”

他再次走到陈列柜跟前，摸了摸大口径火枪的枪管，然后小心谨慎地关上玻璃门并锁上。塞巴斯蒂安大约是在玻璃门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急忙闪开，用手掌擦了擦长满了硬须的下巴。

“我的样子太可怕了，难怪伯尼斯一直在纠缠我。”

他说了声对不起便走了出去。我也看了看玻璃门，应该说我的神色也不太好。清早我虽然没有很快就意识到，但已经在朦胧中形成了一个不很愉快的想法：桑迪是一起非正式婚姻的连接环节，而我此刻又成了眼前这种局面的连接环节。

塞巴斯蒂安太太轻轻地走进办公室，站到我身边的陈列柜前。

她说：

“唉，我竟然嫁给了一个童子军。”

“往往还会有更悲惨的命运。”

“请举个例子。我母亲就告诫我不要嫁给漂亮的男人，嫁给一个聪明的男人吧，她说。但我没有听她的话，放弃了时装模特的职业。不过我现在还可以指望自己的优点。”说罢，用手顺着大腿摸了一下。

“太太的个人优点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又非常直爽。”

“一夜之间我明白了自己必须直爽。”

“请把您女儿的日记给我看看吧。”

“不行！”

“您为她感到害羞？”

“为自己，”她说。“难道日记比我更能说明问题吗？”

“能。比如，她是否和这个年轻人睡过觉？”

“当然没有。”她说，骤然气得满脸通红。

“或者同别的什么人睡过觉？”

“胡说八道！”她脸色顿时变得苍白。

“有或者没有？”

“当然没有。桑迪虽然十七岁了，但是还非常天真无邪。”

“或者有过，不过我们希望没有。”

伯尼斯·塞巴斯蒂安态度更加强硬。

“我，不，我们雇佣您不是为了让您去分析我女儿的个人私生活。”

“您还没有雇佣我，塞巴斯蒂安太太。侦查您这种冒险案件，我想事先拿到定金。”

“‘冒险’是什么意思？”

“您的女儿随时都可能回家，或者您和您的丈夫突然改变主意。……”

她阻止我往下说，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好吗，你要多少？”

“两天工作和一些意外开支。一共 250 美元。”

她坐到办公桌跟前，从中间抽屉取出支票簿，开了一张支票。

“还要什么？”

“她的近期照片。”

“请坐一会儿，我这就拿来。”

她走开以后，我看了一下支票簿的存根。付给我酬金后，塞巴斯蒂安的帐上只剩下不到 200 美元了。坐落在峭壁之上的豪华新居是他们生活的准确写照。

塞巴斯蒂安太太拿着一大堆照片回来。桑迪象母亲那样，留着一头深色的头发。从照片上看，她是一位严肃的姑娘。大部分照片记录了她的活动：骑马，骑自行车，站在高台上准备跳下来，用和陈列柜里一模一样的一支 22 毫米口径火枪瞄准，她持枪的姿势很象回事。

“塞巴斯蒂安太太，顺便问一句关于打枪的事，这是不是桑迪本来的爱好？”

“不是，是我丈夫的爱好。是父亲使她养成打猎习惯的，基特决定将这个伟大的家庭传统传给女儿。”她的话音里充满了讥讽。

“她是你们的唯一女儿吗？”

“完全对，我们没有儿子。”

“我可以查看一下她的房间吗？”

母亲犹豫不决。

“您指望在那里找到什么呢？是放荡生活的痕迹，还

是麻醉品呢？”

她极力保持嘲笑的口气，但是我明白了她提问的意思。在年轻人的房间里我曾发现过比这更为奇怪的东西。

桑迪的房间充满了阳光和清新的香气，我在那里找到了在一个纯真、严肃的高年级女学生的房间里所能找到的许多东西，一大堆高领绒线衫和裙子，一些课本和几本象《牙买加的巨风》之类的好小说，各种各样的柔软的动物玩具，各重点学校的校旗，装满各种化妆品的粉红色皱边小手提包，另一个女学生的照片，她还在墙上的银白色镜框里向人们致以甜美的微笑。

“这是谁？”

“桑迪的好友海迪·亨斯雷。”

“我想跟她谈谈。”

塞巴斯蒂安太太又动摇起来。虽然这种动摇持续的时间不长，但经常使人觉得其中有某种阴沉的紧张感，好象她早就预计到在一场大游戏中的每个步骤似的。

“亨斯雷一家对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她说。

“你们总不能既要找到自己的女儿，又要把她失踪的消息加以保密，不让大家知道吧。亨斯雷夫妇是你们的好朋友吗？”

“只是邻居，不过两家的女孩子确实很要好。”她突然做出决定，“我叫海迪上学前过来一下。”

“为什么不现在过来？”

她离开了房间。我赶紧查看所有的秘密藏所，翻开了粉红色的圆形羊毛地毯，查看了褥垫、壁橱的上架，抽屉柜里衣服的底部。翻查和抖搂了几本书籍，从《来自西班牙

牙的短诗》中抖出一张纸。

我从地毯上捡起了那纸片，这是一张线格纸，上面用黑墨水工工整整地写道：

啊，我的小鸟，

你在我的血液中抖动翅膀，

使我疼痛难当。

不如切开我的静脉，

让你飞离我的血液，

自由翱翔。

塞巴斯蒂安太太站在门口，观察着我的一举一动。

“您的工作很细致，阿切尔先生。这是什么？”

“一首诗，很有意思，是不是戴维写的？”

她从我手中拿走那张纸，读了一遍。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我觉得相反，”我把纸夺回并藏进了皮夹子。“海迪来吗？”

“等等，她正好吃早饭。”

“好极了，你们收到过戴维的信吗？”

“当然没有。”

“他可能给桑迪写过信。最好能了解一下，这首诗是不是他亲手写的。”

“我不明白。”

“我相信您不会明白，您有戴维的照片吗？”

“我从哪里得到他的照片呢？”

“从您得到您女儿日记本的地方。”

“您为什么一定缠着要看她的日记呢？”

“不，只不过看看她的日记很有用，很有帮助。”

她又心事重重地陷入了忧烦之中。那紧张的目光朝着前方，朝着变幻莫测的未来望去。

“那么日记本到底在什么地方，塞巴斯蒂安太太？”

“日记本没有了，”她小心谨慎地说。“我毁掉了。”

我知道她在撒谎，我甚至不打算对她掩盖这一点。

“是怎么毁掉的？”

“如果您想知道的话，是嚼烂吞掉了。对不起，我头痛得利害。”

她站在门口等我离开房间，然后关门锁上。门锁是新的。

“锁门是谁的主意？”

“是桑迪的意思。近几个月来，她越来越强烈地追求独立生活，甚至有点过份。”

她走到另一间卧室，“砰”地一声把门关上。我又找到了塞巴斯蒂安先生，他正在厨房里喝咖啡。他已经洗过脸，刮了胡子，把自己深棕色的卷发弄得整整齐齐。他穿起西装上衣，系领带，笑容满面。

“还要咖啡吗？”

“不，谢谢。”我取出黑皮小便条本，坐到他身旁。“您可以描述一下戴维吗？”

“我觉得他象个青年杀人犯。”

“但是杀人犯有各种体型，他身材大约有多高？”

“几乎和我一样，我大约 1.8 米”

“重量呢？”

“不轻，大约 90 公斤。”

“很会摔跤吗？”

“我想到您会提这个问题的。”话音中响起了阴森的竞争声调，“不过我能够使他双肩着地。”

“我不怀疑，描述一下他的面貌特征吧。”

“长得不难看，但目光凶狠。”

“是在您说要打烂他的头之前目光凶狠呢还是在这之后？”

塞巴斯蒂安欠了欠身：

“喂，如果您不站在我们这边，那么请问，我们为什么要付给您钱呢？”

“正是为了这个，”我说，“以及一大堆无聊的问题，您以为我喜欢这样消磨时间吗？”

“我也不喜欢。”

“但是事情是涉及您的，他的头发是什么颜色的？”

“浅色。”

“长吗？”

“不长，大概是在监牢里被剪短了。”

“眼睛是蓝色的吗？”

“我想是。”

“胡子呢？”

“没留胡子。”

“他穿什么衣服？”

“象他们这种人通常穿的那样，悬在股骨上的窄窄的裤子，退了色的蓝衬衫和长靴。”

“他怎么说话？”

“什么？用语言说话呗。”塞巴斯蒂安的耐性已经到了